

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一

左都御史李忠文公邦華

字懋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北掌院左都
御史甲申殉難南都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
初授涇縣下車未幾閭里銖兩之奸皆通知之不事芒
刃漸摩教化簪筆舞文之俗犁然一變集父老詢問
風俗家產貧富給筆札籍記戊申歲大祲勸貸賑濟
按籍差次斗石圭撮若筭勾股全活者六萬人立社
倉濟水利清劇盜戢亡命至今奉爲絜令

擢監察御史風裁凜然所條上皆軍國大計所排竿皆

城社巨奸危詞苦口摩切政府福王之國有日請給
贍田四萬頃而後行戶部戶科噤不敢言公曰若是
則之國無日矣乃抗疏爭之甚力福清因上疏極言
因貴妃兄國泰奏繼入事得寢福王遂以甲寅三月
就國

巡按浙江謂巡方以察吏爲要察吏以獎廉懲貪爲要
直指供億有贓罰公費二項贓罰坐派郡邑公費取
盈協濟公歎曰繡衣使者表率百城可以身爲谿壑
乎急下令蠲除之

歲當慮囚積案填委夜闌秉燭亭疑閱實運筆如風平

反者百餘條老文法吏莫敢出入一字廷讞之曰獄
囚盈庭舊使者省覽累日爲手版以記事公獨不用
携冊坐輿中流覽間記數百人以次決遣姓名訟牒
不遺毫髮吏民大驚以爲神

天啓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尋入爲兵部侍郎時
逆璫用事崔呈秀等以公名列天鑒同志等錄樞輔
孫承宗鎮關外請入朝面奏邊事或言承宗且興晉
陽之甲公爲內主璫懼甚矯旨勒孫還鎮倪文煥承
意論公削籍謫戍嶺南

崇禎改元起原官尋陞本部尚書己巳之警公日夜練

京營兵焦勞備至然竟以是免已卯起南京兵部尚書憂去壬午起原官兼都察院事癸未大兵飲馬長淮大帥左良玉擁重兵有跋扈之勢東南震動公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老臣遭時多難投身爲國仰望貴鎮與我同仇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陵京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以列聖英靈主上神武羣醜游魂稍稽膏斧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悞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武足高喙長倘不諒心跡飛章上告其將何辭以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保

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清史爲千古笑談智者所不出也貴鎮宜卽日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振柁回船刻期還鎮缺餉事情候本部院到院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良玉得檄心折又用其客李猶龍胡以寧輩開示禍福主上拊髀頗牧入見當力爲保全功名釋中山箱篋之疑得元侯弓矢之賜良玉大喜過望公卽飛騎貽書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是歲獻賊破武昌駸駸及江右公上保東南策謂長江衣帶非僅僅守九江守安慶可恃無恐也爲今日計

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賴撫駐吉安以壯虎豹
當關之勢往來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

冢憲劉宗周以救熊姜去特簡公代之凡大事必諮公
不時召對天語商確多秘不聞甲申賊勢孔棘諸臣
惶遽無策公上密疏請皇太子撫軍江南謂高皇帝
定鼎金陵長江天塹雖百萬不能飛渡成祖都燕命
重臣鎮撫稱留都所以備不虞防後日也臣昔上保
東南策固非無見且方今天下大勢危如累卵聖明
慮事動出萬全如臣瞽說莫若皇上專制燕京控西
北之盛勢青宮遙領陪都席東南之上流聲勢相援

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萬有不測不爲孤注疏入上心
動集諸臣議會科臣方時亨力沮乃止數日後復有
以公議昌言於朝者顧賊已薄都城不可爲矣城陷
帝崩公慟哭曰使蚤從臣議何至如此因拜文丞相
祠題門版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之死靡
他卽於祠中縊死時幕客趙爾圻作惡風折海棠行
以紀天崩之異南還道天津亦卒

尚書倪文正公元璐

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選庶
常官至戶部尚書兼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甲申殉
難南都贈公太保謚文正

公初第時才名譟天下魏奄溪慕之公特立不爲動媚
璫者將建祠國學配享孔子公典試江右以皜皜乎
不可尚已命題會奄敗得免禍

崇禎初奄雖誅其餘黨尚持故局排清流不置將永錮
之公上疏力爭言臣觀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
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

何名加崔魏輩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陳
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
操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大淡此之
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且天下之議論
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在
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淡咎前
人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
於是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至勸進
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
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

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而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報復臣以爲此過計也木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已亦可化生李爲同心况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需東林報復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僑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迷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卽如紅丸議起大臣塞默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權奸大張

曠抵觸投劾今推轂不及則徒以票擬能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時議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之所以閣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今起用之昔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豈以其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然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臣所謂正氣未伸也海內傳誦以爲快論

公又辨楊維垣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
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始
定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
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
或遠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
而揭揭焉代逆瑞分謗臣願維垣之熟計之也上是
之

復上毀三朝要典疏曰臣觀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書
當速毀請詳其說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挺擊者
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

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以之披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崔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遂得旨允毀公自此遂爲人側目矣

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請外公上言原任中允黃道周抗

疏獲請臣恐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指前府尹劉宗周情恬耿介道周旣蹇諤承貶宗周以骸磔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

上制實制虛八策且請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報歷陞祭酒烏程當國上疏規切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於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淡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勲猷自著執政惡之勾勲臣劉孔昭以封典事劾公遂落職

八年二月公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罪已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稍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綿顏料油漆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科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貽

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宛號四徹誰有以民
聞此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
地非兵無民非賊負劒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
下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上是之

壬午北邊告警流賊橫於中原上思公才起公兵部侍
郎公捐金沿途募兵冒險至京召見公條賊情邊事
甚悉稱旨仍命具本以聞公上疏言制邊宜分東西
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破則西自解圖闖賊宜以九
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又宜假督撫以
利權一切屯鑄鹽榷之務悉聽便宜又有邊防用間

一疏大約意在誘插便不與口合先用羈縻之術徐爲招徠之計上皆嘉納

尋筦國計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辭不許公言用臣當允三事一與兵部先準餉權兵因準兵權餉一爲民間興利除害勿以小小生節報數一當以仁義爲根本以禮樂爲權衡上曰卿真有學問之言當如所請公殫精籌筭宵旦焦勞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公疏言開鑛有六害議遂寢

賊之犯秦也公奏天下雄藩莫如秦晉宜諭兩藩能任殺賊當假以大將之權不然宜悉輸所有以享軍賊

平之後各益封一子以報之書上不報

撤部務還講幄賊陷陝西公奏賊旣入秦則圖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戰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上然之未及用而山西陷矣

是時太倉米少戶部言僅支數月上以爲憂特發帑金四十萬於邊以折代本而令天津將漕運各邊之米運入太倉每石時價止八錢在邊兵將旣樂於得金而太倉又得漕運之米甚便計也其議實閣臣蔣德璟與公發之要知漕米從來運至通州入京並無天津截去之例因戊午邊警復增設津撫從海接濟東

江已復增遼米練米分運關寧永薊諸鎮而諸鎮兵將惟以現銀爲利其視米豆不啻泥沙也故漕官旗甲與天津餉司官胥猫鼠折乾耗蠹米豆歲以二百餘萬計而民力竭矣璟奏對議漸裁去津運以實京通是冬纔裁寧遠四十萬石山永八萬餘石其餘尚不可究詰也

三月十七日逆闖長驅犯闕公上急救時政疏未下而京師陷公北面拜闕曰臣爲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拜辭母夫人語家人曰若卽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乃自縊

侍郎王忠端公家彥

號尊五興化莆田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甲申殉難南都贈太子少保謚忠端

授開化知縣調蘭谿以卓異擢刑科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公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權貴歛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會公於是有閩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於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漕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兵識者以爲至論

又見羣盜蠭起皆因民困而吏不恤上疏力言之以爲今日之吏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不肖者以束濕濟其饕餮賢者又爲文法所縛不得展布由是民窮盜起一夫倡亂千百成羣宜少寬文網令有司加意撫綏以遏亂源其他所陳皆關切利弊裨補軍國爲救時之要策

癸未轉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戎事廢弛國勢日蹙公竭力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犯闕公守安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爲內應城遂破賊得公欲降之公罵不屈賊忿甚提刀段斬之或云城

陷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
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耳言畢
自刎死

侍郎孟忠貞公兆祥

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世籍交河天啓壬戌
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甲申殉難南都贈刑部尚
書謚忠貞

授大理寺左評事憂去丁卯除原官典試四川己巳陞
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主事驗封考功
員外郎辛未禮闈同考時方典選其門人有以地方
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
不至聞者憮然尋以忤中官意降行人司司副由陞
光祿寺丞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

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甲申陞刑部右侍郎屬時事日棘門人司勲郎熊文舉乘間請於公曰萬一京都不守柰何公搖手不懌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熊爲悚然不敢置對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姑媳俱殉子章明視殮畢亦自縊死時死節文臣二十有一人獨公父子俱殉士論翕然以爲本朝僅見之事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謚忠貞而特贈章明河南道御史謚節愍

副都御史施忠介公邦耀

字爾韜號四明紹興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甲申殉難南都贈左都御史
謚忠介

以國博授工部主事典試雲南陞員外郎管通惠河轉
屯田司郎中丁卯出知漳州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母
誘之海隅香卒授首陞本省叅政四川按察司使戊
寅擢光祿卿通政使免官

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見人心瓦解寇賊所至
非降則逃由官吏腴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

有司罪也。察吏之責在巡按御史。公於是有實圖察吏安民疏。大畧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隨卽拏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者。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堂。未見拏問。一人卽有一二叅劾。需之復命。近卽有不時叅劾之旨。不過取一二卑寒者塞責。今民命倒懸在於呼吸。安得爲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拏問。巡歷府縣。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竦。然其要又在反求諸身。必賊罰不取。土儀不問。謝薦不收。

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曰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
去一貪吏卽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
依奏着實舉行

甲申賊至公卽以死自誓預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惟
有孤身報國恩城旣陷遂入室自縊

公勇於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爲之含殮又以女
妻其子嘗買一婢灑掃廳事至於東隅凝視擁篲而
泣公見面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
環茲地不覺凄愴公閔然卽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
歸之

大理寺卿凌忠清公義渠

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
大理寺卿甲申殉難南都贈刑部尚書謚忠清
謁選得行人庚午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時當國者爲公
梓里密戚主眷方隆人爭傍附以進公皂囊白簡侃
侃發舒無少瞻顧賊氛漸熾公目擊心恫上疏極論
其事謂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焰滔天如故率土之
搜求旣罄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
灼知賊之饑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據實入告不事
虛飾者乎有能置零級弗報慷慨擐甲刻時刻日誓

不與賊共戴者乎就中之調度言之有能力祛文法
拘牽之弊舉一切事權專任一人聽其自操自縱置
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羣策而獨持一斷實實
使閫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爭在呼吸
之軍機而旣俟成命又俟部咨費許多周折卽費許
多時日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全非先着已不在手矣
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欲以爵賞者無虛日懼以顯
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變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
靈而嚴檄亦因之不震矣後國事潰敗皆如其言

丙子以戶科左給事主考山東得士爲盛尋以年例外

遷爲閩臬轉三吳兵使三吳才賦重地公身處脂膏
懸魚拔薤兩袖清風惟取吳士帖括手自甲乙梓以
問世鈞玄拔韻盡汰時蹊論者以爲有慶曆風

丁丑大兵伐朝鮮公奏鮮主李棕逃竄山澤大兵四面
攻之樵採之路俱絕皇上屢勅沈世魁赴援世魁寂
若不聞陳洪範前報出海至今猶泊近岸東島孤懸
海外朝鮮旣亡我將安所依止疏入中樞楊嗣昌不
問

癸未擢大理卿甲申乙巳日寇犯鄴城丁未昧爽公因
召對疾趨長安門則無人門焉者拱立達曙門竟不

啓俄而城陷人馬喧咽公亟返寓有東魯門人李某
詣公以龍馭賓天告公矍立負墻號泣動地舉首觸
柱血淋漓沾襟李援古曲喻謂事未可知請留身有
待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年
宮車宴駕孤臣忍獨生乎李辭去公顧案頭諸書籍
嘆曰嘻吾手澤存焉寧忍捐諸賊耶乃悉火其所評
騭書及生平著述時館客及家僮相顧失色謂公生
平無他嗜獨嗜書凡出入南京跋涉八閩歷西蜀東
魯以還吳越靡弗躬飭以從退食之暇輒手一編不
置也今且一切火之知其志堅且決矣夜嚮晨會有

傳升遐未實者僕遽以告公徒跣出舍顧謂館客曰
吾見君則隨君遇賊則亦罵賊死耳已知凶問果確
急回索冠服僕以青繡衣進命易緋袍設香案徐語
諸僕曰我一生僦廬以居蔬食以茹於物無所戀且
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今遇國難此吾正命之秋也
因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援筆上尊人書授僕云
吾魂先歸侍左右矣其書曰男視死如歸盡忠卽所
以盡孝也僕環跪請後命涕泗與俱公怡然曰死後
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
縊時年五十二

太常寺卿吳忠節公麟徵

號磊齋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卿甲申殉難南都贈兵部右侍郎謚忠節

壬戌初第止長安邸時夢身經荒墅一褐衣丈夫冠危冠仰天長吟曰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混托萍往復欷歔不已公爲之泣下或指曰此隱士劉宗周也旣寤且不識劉爲何人及觀政升宗伯堂上題主事劉某名心異之已而詳劉公當世大賢未嘗納交及授吏垣同朝始會卒踐初夢

初任建昌司李縛劇盜何繼竹豪戚黃孟嘉旣改閩之

與化平反出入獄無冤民核諸屬吏莫敢以私進有
暮夜却金風

徵拜吏垣同官章正宸以建言下獄公上疏力救又論
安民之本在於守令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
敢虐守精明則令不敢叢脞且爲令者衆又多操刀
學割之徒故遴別難精爲守者寡皆循資積俸而升
故材品易核願皇上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
否使自得達於天子追績成而後加不次之擢時服
其精切而不能用

歷兵刑至掌垣壬午命專掌六計周宜興欲鉤致之謂

曰今天下第一荷負吾授公公知之乎公謝曰不審
某不肖謬見擢序願申公誼如報私恩宜興佯笑曰
甚善長安中知周輔欲致罪廢馮涿州復列揆席以
自副然畏羣議向背未決擇人情所嚴憚者相推挽
以濟事無何果諷有司於薦守城功及之旨從中溫
答下科公難之謂非大賢殊傑不當輕畔成憲啓倖
門密封還詔旨寢之

請整飭留都頓宿重兵假南樞以節制之權使各路兵
將有呼吸指臂之勢一旦北方有急飛檄四出勤王
之師雲集闕下豈至有勢孤援絕之慮哉旨皆優答

輔樞大臣皆以爲迂格之

文選郎吳昌時喜結聲勢交傾四方周輔尤愛昵之而冢宰鄭三俊持政峻嶮行有不合反假昌時以交周輔始獲展其意昌時益薰灼百官轂擊其門夜達於曙公乃特糾昌時因年例言之小人之誤國必侵權侵權必因賄賂賄賂必至敗壞封疆之事又云在冢臣謂之溺職在昌時謂之侵權年例者垣省外遷之名故事省一臺二吳則臺十省六專斷無忌凡素所媚疾者斥之國中譁然不平與掌道祁公疏相繼上皆不省

時關外八城盡失邊報日棘天下餉悉輸遼左督撫諸
大吏以餉爲壑橐旣盈則旦夕遷去若傳舍然每一
缺出搶攘如市亦有臺省爲人出缺留缺者昌時先
詣周輔問會推用何人議旣定方入啓事松棚會推
僅存故事吏部封駁無敢異同大約推必以賄賄必
數萬始得咸昌時主之而幕客分其餘瀝以爲常又
以白金體質重大不便將帶易以黃金金價遂爲踊
貴

行人熊開元先拜疏刺首輔給事姜採復以言事逢上
怒謂羣臣朕不知二人欲何所爲一署皆望相君顏

色噤不敢發聲公獨從容奏曰小臣雖出位妄言不
過愛君熱腸無所禁忌耳臣聞家貧思賢妻國亂思
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輔憲臣劉宗
周前奏復及熊姜之事曰陛下急求直言而二臣因
言下詔獄恐於聖政國體有傷上數變色數解宗周
抗論不已副都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叱之
退尋杖姜熊仍下鎮撫司宗周削籍光宸降謫

修歲覲事上命吏垣長掌道御史吏部尚書郎共計羣
吏如舊制公受詔獨身肅其事手書門版擯絕人跡
移書借金吾厲卒巡環於邸門晝靜如夜案舉賊吏

附離權要者不致貫縱拾遺再竣奏告成事請放歸田上不允

周輔還自塞上進閱計冊共私人多所屏退怒至廢食吳昌時與首輔謀倡爲人材當惜之說內有才力卓絕者雖被察不妨酌量留用一體考選以收使過之效疏入上語周輔曰大計何不便於先生而須改作哉及上冢宰條奏凡欲更計事經帝覽者皆用爪畫之屢旨相詰首輔恐不敢再議時循例推太常寺少卿不報思所以中之矣

吳昌時事發上盛怒設朝召皇太子二王出閣侍傳警

文武羣吏陳列階陛詔收吳昌時考掠備至文武相顧失色公身自出請曰臣聞祖宗朝刑人不於廷昌時一部郎卽獲罪無所逃宜暴治司寇以明國體上不可曰如委之刑部萬罪解耳遂親鞫之笞掠楚毒哀動殿陛具得其狀事多連去輔明日追逮延儒就請室卒賜自裁至十一月旨下范志完等失悞封疆吳昌時把持朝政都便決了

故司馬張公國維出獄請赴江南榷財以濟軍需同官皆往餞公舉觴屬之曰吾聞撫字之良吏矣不聞催科之司馬也張悚然汗下謝曰拜公言之賜矣

甲申二月初二日督臣王永吉撫臣黎玉田鎮臣吳三桂有撤寧遠守關門之議云自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并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卽京師猝有警關門可旦夕至也天子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疏言吳帥可大任宜如督撫言一時廷論謂無故棄地二百里不可次輔方岳貢貽書南司馬史可法潑咎公公執言關外九城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棄天下益不可吳三桂當蚤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旆旦夕發秦晉若使捍蔽京師一舉兩得今

日之事當揆緩急無沾沾論是非也六科多不署名公獨疏其事事竟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不用公言屢下旨撤督臣以三月初旬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陷矣公自三月十二受太常之命而十五日命坐西直門十七日寇至城下西直當賊衝攻甚急公厲氣登陴指麾守禦矢集如雨公親督士卒以土石塞門時宦寺馳驛城頭欲擅啓門中樞密遣卒出城公皆不許十八日公重賞購健兒絕城殺賊百餘人已而賊大至十九日子刻賊從德勝門入二十日有給事高翔漢

已受賊署來說百端公屬辭拒之恨恨去是夜公走
謁總憲李公相顧泣下知事已不可爲矣街巷賊騎
充斥因入道左三元祠舉首視屋梁曰吾終此矣距
戶自經爲家人救解曰悞我悞我遂起作絕筆云身
居諫垣不能匡救法應褫服命以角巾青袍殮我適
祝孝廉淵至劇言失國之故且曰劉念臺有云人之
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若授命予初念也
別去遂投繯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十二

諭德劉文正公理順

號湛六河南杞縣人萬曆癸卯舉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諭德甲申殉難南都贈詹事府正詹事謚文正

公十上春宮不第自視夷然至甲戌擬首李焞上親擢冠多士置焞二甲第一士論榮之公曰昔宋王曾及第或嘲之曾公曰生平志不在溫飽茲吾懼伊始何榮爲授翰林院修撰充經筵展書官記注起居

已卯典試福建癸未分校禮闈陞春坊中允兼侍讀時

大兵深入流賊陸梁公雖無戎事之責而時以軍國
爲憂甲申三月十九肅衣冠赴召門未啓大理卿凌
義渠侍郎吳履中遽傳賊已入城鼎湖龍去公撫膺
大慟曰理順荷上特簡不能出一奇殄亂致逆寇披
猖國家淪喪臣之罪也還寓北面再拜自縊妻萬氏
妾李氏并次子聖籙聖符及僕四人皆死手書贊曰
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公踐之吾何不然旣掇巍科
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媿前賢嗚呼公可謂不負先
帝之知矣

公素爲德桑梓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關說一事遂撻

其子而返其物及中鼎元鄉人榜其門曰天從人願至是賊多中州人有數百騎環寓皆以公善居鄉有殊惠吾等今日來欲爲擁衛報公賜何竟至此俱下馬痛哭羅拜乃去本朝以殿元死事者得五人焉遜國時則有黃侍中觀土木之難則有曹文忠彙北都之變則有劉文正理順而浙東有余庶子煌江右有劉中允同升先後皆死國事此亦科名盛事也

侍講馬文忠公世奇

字君常號素修常州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庶
吉士授編修累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甲申殉難南
都贈禮部侍郎謚文忠

公第進士時宜興居首揆自其爲諸生素附公壇坫至
是以得公出門牆爲幸每傾心於公公引大義明國
體推引同志愛惜人才非公事不以告丁丑分較禮
闈戊寅奉使山東湖廣江西諸藩府餽遺無所受已
卯興試江西所拔多知名士

宜興之再召也公方家居祖道時極言東南民力已竭

當亟蠲逋賦使獲有寧宇故宜興入告遂奉俞旨及
公入都宜興已去位矣旣復逮入賜自裁一時入幕
者皆避匿公獨經紀其後事不少退縮

逆闖橫行中原公召對奏言向因楊嗣昌宋一鶴左良
玉等兵所在刼掠百姓怨恨賊反借勦兵安民爲辭
愚氓被惑遂望風叛降今當以收拾人心爲本勅督
撫鎮將約束部伍爲急不然勢將不可救又言泗陵
顯陵被寇諸藩慘禍不一凡爲臣子皆有不共戴天
之義而猶泄泄躊躇依違兩可寧使敗壞封疆不肯
破除門戶國家之事豈容再誤乎

三月丁未城破以書約駕部成公德同死家人泣曰如太夫人何公曰不死亦辱太夫人有門下士在朝者過寓言駕且南幸詞臣可無死公正色拒之曰吾意已決無多言時成公復以慷慨從容二義相質公報曰今日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勉之吾輩正不得遜古人也遂捧所署司經局印向闕再拜同二妾朱氏李氏投繯而逝蓋三月二十日也公自爲諸生時有盛名至砥礪名節始終不變云

侍讀周文節公鳳翔

字儀伯號巢軒紹興山陰人崇禎成辰進士選庶吉士官至翰林院侍讀甲申殉難南都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節

初授編修丙子典試江西丁丑充經筵講官遷南司業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時國家多事公感上恩每一召對掀髯昌言上爲傾聽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時以爲名言癸未分較禮闈如嘉定黃公淳耀輩多出其門

甲申三月丁未都城陷公謂吳公甘來曰臣子義在必

死然必得一視太行梓宮縞素慟哭死乃無憾吳然
之二十一日赴東華門俯伏舉哀起卽投金水河水
淺不死復匍匐至寓自經絕命詩有二碧血九原依
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蓋具慶云作書辭父母曰國
君死社稷臣子死君父理也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
人羞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

公學問博洽嘗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
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
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朝皆無之可
謂盛矣但邊防海運最爲今日急務又論學曰大凡

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
辨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
而道愈晦持論疊疊聽者忘倦

簡討汪文烈公偉

字叔度號長源應天上元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翰林院簡討甲申殉難南都贈詹事府詹事謚文烈

授慈谿知縣公爲政無赫赫名亦不善事上官而一時循良無出其右時烈皇帝念國家多難當預儲敷歷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爲異日揆席地乃詔擇推知治行卓絕者入翰林公以異等授翰林院簡討尋充東宮講官記注起居公素慷慨敢任事又以破格拔擢益感激思報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午大兵

直入長驅淮上而逆闖勢益熾公上江防疏首言布置之法宜於沿江要害處駐節建牙聯絡策應期於無隙可乘而操臣與南樞臣軍中事宜緩急相應又宜借鹽課截漕艘改折江廣浙直各處物料本色以濟軍需皆一時石畫疏上天子爲之動容

癸未同考禮闈甲申春闈勢日熾寄書陸給諫朗云賊據真定去神京咫尺奸細滿都城外解不至太倉不過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大小臣工無一人可賴者聖主焦勞無計已取邊將吳三桂唐通入援而息更烈關門危殆不知所底弟命付之大

義如聖主何此所以憤恨於平時悞國之人終日言
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國家
之聲氣積漸至今尚何處伸其說耶逆賊犯闕公謂
其繼室耿氏曰吾死決矣出問乘輿所在繞宮門者
三則宮人皆逃出矣公還寓耿氏已縊死公從容作
書與其子孝廉觀生書曰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
講讀之官旣無事權可爲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
一死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城陷之日恬然
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昴發也吾兒
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

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皆吾兒事也隨
具袍笏拜闕自縊

烈皇帝朝特簡推知人翰林死節者惟公一人而孟章
明顧咸建劉曙三人皆以公本房門人殉節

都諫吳忠節公甘來

字節之號葦菴瑞州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刑
兵戶三垣甲申殉難南都贈太常寺卿謚忠節

授中書舍人壬申選刑科給事中時大司農畢自嚴下
獄公上疏力救已卯典福建試癸未分較禮闈歷兵
戶科都給事中公在諫垣十餘年知無不言彈劾不
避權貴

時天下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借名護
藩以去公抗章謂天子建親藩以屏帝室所謂宗子
維城也今風鶴纔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

圖迅掃之功次之不能仗劒登陴效死守之義而諸臣反借護藩爲掩罪地將維城爲可去可留之人名都悉可守可棄之士將來功罪不著賞罰不明人人效尤城社人民誰爲捍禦者乞敕諭各藩并覈等棄城之罪上覽而嗟嘆然亦無如何也

逆賊犯闕公語其弟禮部員外泰來曰吾兄弟受國恩義不可辱成仁取義願交勉之及城陷兄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國成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斟尋於有

仍是我死猶生也努力免之遂自縊絕筆詩有極印
河山空灑淚傷心仁義一身周之句十九日巳時作
也

御史陳恭愍公良謨

字士亮號賓日寧波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甲申殉難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謚恭愍
授大理推官舉卓異選四川道御史嘗語同志曰維忠
與孝立身綱維若以一經致通顯而耽妻子肥囊橐
雖獵躋大位曳玉懸犀何榮之有已卯按蜀中所至
捐贖鍰却饋送有兩袖清風之譽上知公能其職復
留任二年益異數也

癸未上以外解不至遣中官王坤等分道督餉公與同
鄉諸公連名具疏謂金華之亂雖賊渠授首而餘氛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未靖其地人本驍悍兼以寇亂之餘一旦詔使天來
一驚百動良奸並起勢將無浙是臣等所大懼也且
江右方殘兩粵未定而浙直尤囂喜事宜保護之如
嬰兒勿使驚擾不報

賊勢猖獗與里人李芳泰數前代盡節者芳泰誦薛方
守箕山之節公曰此以隱士却徵非仕而以節見也
倘不測吾其死節乎

京師陷公題云爲子爲臣不能兩盡慷慨從容同歸一
死援筆作古詩一章書大明四川道御史陳良謨死
於賊陷北京之日遂就縊妾時氏京師人歸公方百

日公欲送還母家時曰臣死君妾死主分也端服靚
裝先公而縊贈太僕寺少卿謚恭愍時氏亦贈孺人

御史王忠烈公章

字漢臣號芳洲常州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仕至
監察御史甲申殉難南都贈公大理寺卿謚忠烈
初令諸暨有惠政不半載恩信大洽治聲四聞臺使者
特疏調繁令鄞暨民聞之呼號奔走願借寇君而鄞
命且下鄞人來逆者暨爭逐之公不獲已密遣鄞人
而正告暨曰若等父事予而予字若等猶子也何言
去去亦何忍亟雖然其若鄞命何頃之卒去暨如鄞
暨之民德公常山之崖肖像祠焉

公治鄞一如治暨有中使賁懿旨拜海上潮音府屬咸

郊迎公獨不爲禮并戒郵吏不得令舟車經城內公
氣和政平不屑爲斬斬之行至於大體則侃直如此
甲戌入覲卓異第一俸淺復任績再奏最聞授工部主
事天子親策諸臣特授陝西道御史旣入臺諫止宮
操連疏告江南旱劫內臣殺良冒功權貴皆爲奪氣
巡按甘肅鎮鎮固巖疆數被兵燹巡方者多規避公曰
東南南北惟所命之甫叱馭入關食墨望風解綬莊
浪報鹵至撫失措急徵兵公曰無庸貧鹵結夥索食
耳不若因而撫之卽親策馬鹵營諭降解甲者數千
並給糧充近衛兵番人畏威懷德至焚香獻酪以去

舊例衛犯罪者罰輸餉貧者累繫無已公具疏但嚴責治而免其罰邊民素窮積於武弁或一二十金償鹵首一級武弁卽以此冒功邀賞坐是多開邊釁公著令非大舉入寇毋許各將零級報功歲省朝廷金錢數十萬按廿二年封事凡百八十上悉開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冒功糾甘撫剝民侵餉罪藩差擾驛害民皆侃侃無所避

甲申二月差巡視京營京營見操軍額當十一萬有奇公蒞任簡籍疫死十二羸老十一虛冒者又十一餘雖號爲軍皆敝弊破盾不可使賊見查月餉已缺半

載連疏請而度支無以應閱操之日見有介而試者
九箭不中人馬平蹶問其職乃都司也公喟然語同
列曰戎事至此尚可爲乎輦下猶然何況外郡無怪
乎賊之所到風靡也吾死是役矣但無能爲天子分
憂殊恨恨耳言訖淚下會有南歸者索家信公曰國
如此何有家爲因援筆立書數字云全晉旣殘關門
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皇上真如堯舜而下絕無
應手之人奈何語不及私

二十六日賊破真定京師大震三月乙巳賊薄都城丙
午卽破彰義門是夜大雨黎明合軍譁帝崩人無鬪

志公猶手發二礮傷賊賊少阻頃之勢益急顧同事
光時亨易服而前曰賊入矣盍同走乎公大聲曰事
至此惟有一死無易服便行數武賊騎掩至叱下馬
時亨從後遽下且請降公曰視兵御史孰予叱賊脅
公公不屈賊怒碎公膝墜馬公坐地大罵賊益怒卒
手刃公棄走及暮家人索公急公猶坐地不仆張口
怒目勃勃如此賊狀云

先是居艱時獻賊據上遊江南騷動巨室聞風遠避公
獨毅然曰吾雖無城守責然薦紳先去孰與固此圉
乎設有不測家人可於文廟覓吾尸也及京師有警

識者預知王公必不免矣南都建嘉公節贈公大理
寺卿謚忠烈時亨死金陵西市正公廟祀易名時也
人亦何苦不爲忠烈哉

太僕寺丞申節愍公佳胤

字孔嘉號濬源廣平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太僕寺丞甲申殉難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初令儀封邑小易治公減省條教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多劇盜公修保甲之令又廣置耳目設購募盜皆奔它邑縣有大豪張甲爲姦猾把持一切訟獄事前後數令莫敢問公至立案之罪至死境內震懾霖雨河決公親負薪實土塞之滿三載舉治劇徙杞杞壤大而俗侈好浮僞慢上多豪貴人居間請託公清嚴自持士大夫家居僮隸數千指縱橫自如囊橐奸

完或人民舍取器物傷纖弱公收首惡數人立誅之
而其時盜大起有掃地王者率萬人攻杞公登陴固
守手斬賊渠乃退

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公廉直介立非其人
不與交退食燕坐精誦竟日人莫敢請間以清鑒稱
會邊事急公條上便宜數事荷嘉納轉考功郎中佐
大計黜陟咸當仕路爲清而權貴弗善也韓城方柄
國與公之師文公安之有隙中以微法并及公降南
京國子監博士遷大理寺副甲申春陞太僕寺丞以
牧事出巡近畿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人畿南郡

縣望風奔潰公將入都或勸公以京師且危幸在外
可無與公慨然流涕曰我固知京師當不支其如皇
上何遂疾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旣入同輩多問
事急若何公曰天下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
利死於刑戮死於房幃鬪爭均死也獨遇君父大節
縮首求免此真不善處死矣徧謁大臣盡戰守之策
皆不省公貽其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
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厚恩誓以死報是時其母
太安人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爲解曰吾業
以身許國勢難兩全十八日聚賓客爲次子行冠禮

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也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曰吾來此何爲者入而避何如避而不入已聞宮中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至王恭厰井自投下死之時年四十二

兵部成忠毅公德

字元修號玄升北直懷柔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甲申殉難南都贈大理寺卿謚
忠毅

爲諸生時嘗讀文文肅擊奸疏輒狂叫心折又爲姚文
毅所取士令淄陽有聲尋以科餉得罪大僚被逮復
抗疏論劾烏程奸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
坐賊謫戍而公之家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公家人
皆避入地窖公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一窟中乎
終不以顛沛違禮賊至遇害公妹及妾蕭氏童氏知

父翁之變皆自縊後十日公出獄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而公妻劉氏終以追賊逼死於家公在戍籍七年癸未赦還補如臯知縣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公見年來封疆多故人皆隱忍苟活憤發於中有養節義明廉耻疏謂宋臣張栻言杖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在朝廷有以養之而已又曰今者廉耻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知愧也言甚激切上爲之動容

闖賊犯闕公志在必死貽書馬宮諭世奇曰老母舍妹

俱在此爭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爲告弟
志在爲其難懼變起倉卒無以自明故復以此相商
也及聞先帝晏駕公往東華門松棚下號慟觸階歸
寓自盡母張氏及一妹一妾皆繼死夫臣子之於君
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公之正
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而身垂死久乃得補郎
署國家之於公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
嗚呼難哉

兵部金忠節公鉉

字伯玉號在六順天衛籍武進人年十八舉鄉試
第一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主事甲申殉難南
都贈太僕少卿謚忠節

初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講濂洛之學燕居言行
俱有規格人比之胡安定陞國子博士庚午遷工部
主事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燹憲奉敕總理戶工
兩部錢糧特建公署公慮開交結之漸決廉恥之防
疏請罷之不報未幾燹憲檄兩部司屬謁見如部堂
體公又疏燹憲妄自尊大以皇上弛簡之臣子而屈

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干交結之律有旨切責差抽分杭州南關命下告病回籍

壬申春正月彙憲挾恨以驗放火器題叅落職公自此絕意仕進杜門却掃深究性理之學與劉中允理順陳儀部龍正交相砥礪務爲第一人物客有談及輦上貴人者卽掩耳障面避之

甲申二月服闋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賊陷大同公上請撤內監疏曰賊陷大同勢且逼宣府宣府或不守則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孝爲心知勇足衛可

以率衆死守特恐監視內臣于中掣肘不無憤事之
虞乞星夜撤回內監肅任撫臣臣能必賊騎之不敢
窺宣府也不報未幾而內監率圍鎮迎賊朱公死之
三月十三日報至京公與弟鏡皆大哭曰今與而哭
勉齋不數日而將哭我十九日賊犯都城聞上變公
號慟具衣冠北面再拜投御河死母章氏妾王氏弟
綜俱赴井死是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
府後浮水上覓公骸無可識認家人以網環驗實持
歸配以木身成殮公著語錄多見道之言今不載
鄒之麟序公集曰高皇帝首闢乾坤實千古一人教皇

帝身死社稷亦千古一人其間應運而出者夫豈徒
哉同里金忠節公其生再來非凡庸也其死道義非
血氣也筮仕師儒恬然澹靜已而忤璫居家讀書十
年析危微別性習明悟於無生無不生之旨作而言
曰仁義禮智亦動而始有之幾四肢百骸仍寂然不
動之體噫嘻公之會心至此乎其於造次顛沛等之
飲食起居耳又何難焉惜乎公不遭時耳朝有巨奸
野多劇寇淹蹇一官柄不在手卽有言計將安施周
禮一書姬公輔相之書也公於中根究深微侃侃鑒
鑒則公之志意何如也當年聞變之日從容拜母曰

見奉職亡狀城完兒還城不完兒從此辭母矣急趨
朝直入大內臨河而坐頃之報賊至朝衣朝冠北面
向城再拜遂投河嗟乎語有之離一步非死所公得
所矣君子死冠不免公成禮矣當時死者衆矣如公
之從容中道者誰乎於是母夫人知公死尋赴井非
此母不能生此子矣公之介弟聞母與兄死亦自盡
嗟乎夷齊到今不得專稱之矣非第此也刑于之化
卽小星亦以身殉嗚呼一門之內以王事而死者纍
纍豈光岳之獨鍾耶抑切劘之有素耶

吏部許忠節公直

字若魯揚州如臯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
選考功員外郎甲申殉難南都贈公太僕寺卿謚
忠節

初令義烏艱去補惠來行取授吏部驗封司主事癸未
調文選遷考功員外郎絕饋遺杜干請聲聞焯然居
平嘗語人曰銓臣進退人材關國家治亂非小吾自
反生平不慣俛仰惟是天地人材爲天地惜之朝廷
名器爲朝廷慎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
共之而已

甲申三月都城陷傳上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者勸君
護蹕偕行可以力圖恢復公喟然流涕曰當此四面
干戈駕將焉往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
求免吾恥不爲也已聞上崩一慟幾絕作書授家人
上其父首言忠孝大節不敢有虧次及葬母教子無
他語復賦詩六絕其一云君國漢仇慘古今么麼逆
豎莽相侵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可槩
見之矣書畢入室自縊

鼎革後公有族子名德溥者意氣不倫喜談節義聞烈
皇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哭食必

以崇禴錢一置几上祭而後食又刺其兩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露執見縣公不跪見巡江御史亦不跪命捕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御史感之乃免父第以德薄聞死西市曰吾今日得見先帝矣

諸生許潛忠公琰

字玉重吳郡庠生

公素以忠義自矢甲申端午聞神京之變告其二子曰
汝往叔父家當善事之無缺愛敬旋告其妻某氏曰
可教訓二子毋墮先業家人不知所謂潛往福清觀
題詩一絕有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之
句投筆縊於側時日已暮矣羽士陸怡谷從外入見
之大驚呼衆人扶臥地解其縊踰時始甦公猶示必
死狀羽士曰毋害我問其姓氏不答叩其所以不言
及携火見東壁數行乃知公痛君父之難來就死耳

觀者無不泣下或感歎不能去遂多方慰之還家翼
日自投胥江值潞藩舟援出王憐其志贈以金不受
復送歸家絕粒五日死吳中私謚曰潛忠南都贈五
經博士

布衣湯公文瓊北京人

聞煤山之變慟哭自殺衣帶中留書一行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南都贈公中書舍人

科臣李清抄叅曰二人非膺孤竹之世封而甘於餓死非劫畫邑之強兵而決焉自經前揭夷齊後比王蠋義烈有加旌忠祠內當正置二席矣